

Henry Chapman
阅读战争
Reading About War

2025年4月25日 – 5月24日

“我们在一场悲剧发生的当天结为夫妻，而在那之后的数周数月内，只有不断升级、愈加令人不齿的暴行新闻接踵而来。我们在家里举办了婚礼，从窗外映入雨天的街景，在婚礼的誓言中，我们承诺彼此将永远生活在被Laura称作阳光之处的地方，就在我们刚要许下永恒的誓言之前，雨停了。我的家人做了发言、献上了歌声，我不停地抬头向上望去，那里闪烁着Kyle制作的投影，带着颗粒感的黑白鸟儿在树影间振翅，朝向另一个新的春天。

我刷着新闻信息流，读到一则故事：一个老人已经照看了一棵树数十年之久，从幼树新梢守护到一颗成树，他向士兵们乞求：‘杀我，别杀它。’”

——Henry Chapman

RAINRAIN荣幸宣布呈现来自纽约的艺术家和作者Henry Chapman的个展「阅读战争」。展览包括了艺术家的新画作系列，它们创作于Chapman和妻子搬入新家、目睹加沙地带遭受破坏性行为的同时时间段内，反思私人生活与人类所共处的灾祸之间的不和谐。作品恰好立于暴力、同谋和道德清算的全球议题之上，画面暗示着多组相悖的概念，包括亲近与动荡、日常事项与政治分歧。在某种意义上，Chapman的作品与T.J. Clark在后911时代对法国画家尼古拉·普桑(Nicolas Poussin)的《男人被蛇咬死》(*Landscape with a Man Killed by a Snake*)一作的解读相呼应，隐喻着现代的灾祸体验。作为一个人，尤其是一名犹太裔个体，Henry Chapman选择投身于图像创作，但他并不是为了总结出什么答案，而是希望借助图像，来面对身份、责任和沉默之间的矛盾。

Chapman并置暴力图像和明艳的色彩，矛盾就这样从他的作品中层层递出。他的多件画作结合了具有绘画性的笔触与和单刷版画技法，用既锋利又朦胧的风格描绘出斧头、装甲推土机、枪支等武器。明确的绘画痕迹、泼洒的颜料块与令人不安的主题形成对比，促使观众重新思考与颜色有关的特定情绪。在Chapman的作品里，树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图像：一边是画家在布鲁克林的家门外伫立的玉兰树，另一边是巴勒斯坦的橄榄树，两者交相呼应——后者是当地人维生命脉的象征，也是在冲突中遭到破坏的生命体。当两种不同颜色的树同时出现时，它们形成一种视觉与情感上的双重对立：前者有着亲密的关系，完好无损，后者远在世界的另一端，被粗暴地连根拔起。这种观念上的并置进一步凸显了贯穿整场展览的深层矛盾：在稳定与摧毁、关怀和抹杀之间的矛盾。

艺术家对留白的运用在构图中引入了一种由间隔构成的节奏，同时打断和连接起画面中的笔触、图像与文字。画中绝大部分的文字来自Chapman自己的反思与写作。然而，在《阳光下的人们》(*Men in the Sun*)这幅作品中，艺术家则引用了巴勒斯坦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格桑·卡纳法尼(Ghassan Kanafani)于1962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，将从文中摘录的文字与炙热、记忆和流离失所的图纹纹样相融合。具象图像、抽象笔痕、彩色色块、留白的空间，还有语言，它们以一种松散却又相互关联的方式安排构成。这种开放式结构正是艺术家承载矛盾的方式，让我们看到美与残忍、亲密与距离这样的对立概念共存在同一片视觉场域中。

在图像被快速消费、绘画常常让行于逃避现实、自我重复或被市场驱使的品味的当下，Chapman坚持将绘画视为一个具有复杂性、缓慢性且充满道德张力的空间。他拒绝将个人生活和政治意识分开界限，也不同意将审美和道德立场分离，他质疑当下对艺术家角色的浮滑塑造或简化叙述。Chapman的绘画作品并非在平息或解决问题，而是去质问面对这一切时意义何在：亲眼目睹的意义、在场的意义，和坚持创作的意义。

Henry Chapman(1987年出生于纽约)是一名目前在布鲁克林生活和工作的美国艺术家、作者。他在纽约库珀联盟学院学习绘画，并在2013年获得年度青年校友奖。2015年，他从耶鲁大学毕业，获得绘画与版画纯艺术硕士学位。他的作品在诸多画廊展出，包括纽约Kate Werble画廊、意大利T293画廊、博洛尼亚的Labs Contemporary Art和芝加哥Rhona Hoffman画廊。他曾获得纽约亚度(Yaddo)艺术家社区的Philip Guston和Musa McKim冠名驻地机会、耶鲁大学的Elizabeth Canfield Hicks奖，以及纽约The Center for Fiction的2023-2024年新兴作家奖学金。最近，Chapman正在创作一本关于艺术界的小说处女作。他和妻子Laura共同运营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Guest Gallery画廊。